

观念约束与行为偏好： 当代俄罗斯海洋战略观与中俄海洋合作^[1]

郭晓婷 张建

【内容提要】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秉持“重返世界大洋”的海洋战略观，将整个世界大洋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纳入国家利益体系，以整体化海洋经略思想构建综合性海洋潜力，同时安全忧患和对抗意识随着地缘形势变化逐步超越了发展诉求。当代俄罗斯海洋战略观中的观念约束突出表现为海洋经略目标与手段失衡、经略维度中安全与发展失衡、历史情怀与现实利益难以和解。受其影响，俄罗斯海洋实践活动呈现以建设海洋军事力量为核心、海洋经济活动处于薄弱地位的行为偏好。在上述认知基础上，中俄海洋合作可在相互支持对方核心利益基础上兼顾各自行为偏好，确保其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俄罗斯 海洋战略观 海洋经略 中俄海洋合作 中俄关系

【作者简介】郭晓婷，燕山大学东北亚丝路文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张建，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讲师、博士。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 (2023) 03-0027-26

[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俄美三边关系与大国竞合中的世界秩序研究”（项目编号：19CGJ007）、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青年项目“后疫情时代的中俄关系及国际格局演变趋向”（项目编号：21ZGC006）和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际合作视域下河北沿海经济崛起带动创新发展思路研究”（项目编号：HB22GJ003）的阶段性成果。

当代俄罗斯海洋战略观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国家战略层次上关于海洋和海洋事业的总体认识,从利益观、经略观和维度偏好等多层面综合指导国家开展海洋活动和维护海洋利益。自1997年重启海洋事业后,俄罗斯发布了多个海洋战略、政策和规划,积极开展多种海洋实践活动,其背后的海洋思想观念与国家安全和发展思想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在认识和开发利用海洋方面形成了具有时代和本国特色的系统性思考,在国家与海洋之间建立起“思想桥梁”。正如2022年7月俄罗斯新发布的《海洋学说》所指出的,“作为海洋强国,俄罗斯的国家利益遍及整个世界大洋,多种客观条件决定了俄罗斯在21世纪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既是陆地强国,也是海洋强国”。^[1]因此,俄罗斯海洋战略观是研究苏联解体后30余年俄罗斯治国理政观念的一个重要对象,也是认识和理解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上地位和角色的重要维度。

本文拟以俄罗斯海洋经略的目标、手段和维度偏好为分析框架,提炼其当代海洋战略观的内涵,勾画出指导当代俄罗斯“重返世界大洋”的全方位思想观念体系,继而评价这一体系对俄罗斯海洋实践造成的观念约束和行为偏好,并探讨这种海洋战略观对俄罗斯开展对华海洋合作的影响,为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中俄海洋合作提供思路。

一、当代俄罗斯海洋战略观的内涵

苏联解体后的30余年间,俄罗斯海洋战略观历经了“放任与收缩—构建整体化海洋经略、借助海洋发展社会经济—安全诉求与发展诉求并重—以防范危机、应对威胁为基调”的历史进程,从积极融入西方世界、积极合作开发利用世界海洋资源和空间逐渐趋于保守。国际环境恶化、周边忧患增多和“反封锁”“反歧视”诉求促使俄罗斯海洋战略观走向了与西方

[1] Морская доктрин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тв. указом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31 июля 2022 года №512).

世界的公开对抗，并明确指出其发生变迁的原因是“国际形势变化”和“美国及其盟友的传统安全威胁”。俄罗斯分别于2001年、2015年和2022年共发布三版《海洋学说》。其中2022年的新版《海洋学说》论述了国家全球海洋利益的构成，明确了国家生死攸关的战略性海域，降低了面向大西洋发展的优先级别，并为国家进行战争动员和使用海洋军事力量铺垫了程序基础和辅助条件。^[1]

随着在全球海洋活动的实践，俄罗斯不断丰富和补充其海洋战略观的内涵，逐渐形成了在战略思维下以海洋利益观、海洋经略方法论及核心维度偏好为主要内容的思想观念体系（见图1），为国家海洋战略提供了观念指导。当代俄罗斯海洋战略观既顺应和吸纳了21世纪世界大国开发利用海洋的主流观念，成为指导国家重启海洋事业、维护国家海洋利益观念性力量，同时也为国家海洋活动实践带来了观念约束和行为偏好。

（一）利益观：维护世界大洋中的国家利益

实现和维护世界大洋中的国家利益是当代俄罗斯重返世界大洋的利益诉求，同时揭示了俄罗斯以海洋利益为切入口参与整个世界大洋及其沿岸地区地缘政治进程的战略意图。在此种利益观指导下，俄罗斯不仅从地理意义上谋划了全球范围内的“六大优先区域方向”，而且从全球海洋秩序的角度倡导平等自由，以期最大化地实现国家海洋利益，深刻体现了俄罗斯追求国家海洋利益时的全球战略视野和通过维护海洋利益实现其外交目标的战略文化。

1. “世界大洋中的国家利益”是俄罗斯长期固定并具有影响力的国家理念和战略文化共识

“保护俄罗斯联邦在世界大洋中的国家利益”是凝聚国家对外行动战略共识的重要理念。“俄罗斯联邦在世界大洋中的国家利益”以“国

[1] Морская доктрин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тв. указом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31 июля 2022 года №512).

家活动长期目标”的形式出现在多种国家层面的文件文本中，可视其为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共识及国家战略文化的一部分。2022年1—2月，即开始对乌克兰实施“特别军事行动”之前，俄罗斯以“保护国家在世界大洋中的国家利益”为名，在其各舰队所负责的海洋区域开展了大规模海上军事演习，涉及整个世界大洋。^[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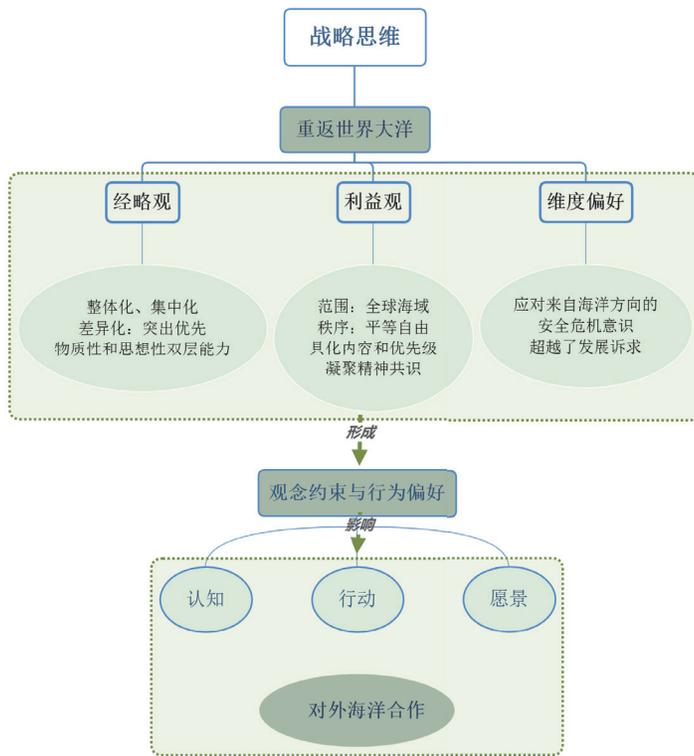


图1 当代俄罗斯海洋战略观的内涵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1] ВМФ на учениях отрабатывает защиту интересов России, заявил Шойгу // URL: <https://ria.ru/20220201/ucheniya-1770450698.html>, 01.02.2022.

从内涵上讲，“俄罗斯联邦在世界大洋中的国家利益”是指“国家和社会开展海洋活动的诉求的总和”，它包含三层含义：第一层是“不可侵犯的主权权利”，包括“俄罗斯联邦内海和领海及其底部、地下和上方空域主权的不可侵犯性”，“俄罗斯联邦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勘探、开发和保护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对这些资源进行管理利用、开展海洋科学研究和海洋环境保护的权利”以及“对国际海底矿物资源研究和开发的权利”；第二层是“自由和安全”，包括公海自由（航行、飞行、捕鱼、科研、海底电缆和管道铺设自由以及建造符合国际法要求的人工岛屿和其他设施的自由）、海上战略交通线运行安全以及海上人身安全；第三层是“可持续发展”，包括“防止工业和生活垃圾污染海洋环境”以及“综合利用世界大洋的资源和空间以促进国家及其沿海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1]

同时，俄罗斯形成了海洋视角下国家利益与国际战略的关系体系。2022年，根据各海域对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俄罗斯进一步将世界大洋划分为生死攸关海域、重要海域和其他海域三类利益攸关区。其中生死攸关海域是与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巩固国防直接相关，并对国家社会发展具有关键性影响的海域，包括俄联邦内海和领海、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北极海域、鄂霍茨克海和里海沿岸地区，失去对这些海域的控制会使国家安全和生存受到威胁；重要海域是指对国家经济发展、安全状况、战略稳定和区域稳定以及人民物质财产具有重要影响的海域，包括俄联邦毗邻海域（含亚速海和黑海）、地中海东部、黑海海峡、波罗的海海峡和千岛群岛海峡以及全球海上交通干线；其他海域则是指除关键海域和重要海域以外的海域。^[2]在国际斗争尖锐化的背景下，这种战略体系的划分和明确阐述具有重要意义。

[1] Морская доктрин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30 года (утв.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Ф от 26 июля 2015 года).

[2] Морская доктрин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тв. указом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31 июля 2022 года №512).

上述利益诉求集中表达为“俄罗斯联邦在世界大洋中的国家利益”，形成了一种长期固定并具有影响力的海洋经略理念和观念性共识，既为海洋实践活动树立了目标导向，也影响着国家的国际战略目标和利益取向，从而以海洋利益视角凝聚国家对外行动的战略共识。

2. 将远洋地缘政治进程纳入国家整体战略考量

将国家海洋利益视野定位于整个世界大洋的海洋战略观表明，俄罗斯不仅关心近海地区的安全与发展，而且将远洋地缘政治进程也纳入国家的外交擘画之中。自重启海洋事业以来，俄罗斯在地理层面上规划出的海洋经略“六大优先区域方向”，不仅包括相邻的大西洋、太平洋和北极，而且包含遥远的印度洋、南极以及法律地位仍有较大争议的里海，使世界大洋中相对遥远的海域以及南极地区都成为俄罗斯国家海洋利益和海洋潜力的一部分。例如，在印度洋方向，俄罗斯希望进一步发展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和海洋军事合作，并与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等区域国家扩大互动关系，在南极地区则希望确保其历史形成的特殊地位。^[1]

俄罗斯这种“关心整个世界大洋范围内国家利益”的观念在1997年面向新世纪重启海洋事业时即已被确立，其首份海洋专项规划被直接命名为《“世界大洋”联邦专项规划》，擘画了国家在整个世界大洋范围内的海洋事业发展蓝图。而普京执政后，俄罗斯的海洋活动则构成了“实质性迈向实现俄罗斯世界大洋利益的最重要一步”。^[2]俄罗斯海洋文件中数次强调，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俄罗斯要考虑到世界大洋中的所有地缘政治进程，其国家利益遍及整个世界大洋。正如2021年版《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所指出的，“通过确保俄罗斯在世界大洋、北极和南极的利益来实现其外

[1] Морская доктрин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тв. указом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31 июля 2022 года №512).

[2] *Московенко М.В.* Как Россия вернулась в Мировой океан, Из истори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и разработк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мор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в XXI веке // URL: https://nvo.ng.ru/realty/2019-06-21/12_1049_ocean.html, 21.06.2019.

交政策目标”。

3. 要求海洋秩序平等自由，反对海洋霸权和歧视

俄罗斯不认为国家在世界大洋中的利益因实现和维护能力不足而消失，其对“世界大洋”的追求不是仅停留于地理范围，而是希望在全球海洋秩序中发挥作用，以最大化实现和维护自身海洋权益。

俄罗斯在多个海洋文件中均明确指出，“俄罗斯要以平等身份参与国际海洋活动”并“实施独立的海洋政策”，同时反复强调“公海自由”，即在国际海洋法公约相应限制框架内充分享有公海行动自由，认为拥有这种“自由”才能确保国家充分和平等地享有权利。

俄罗斯认为自己关于“平等”和“自由”的合理诉求在当前国际秩序体系中受到了威胁和“歧视”。美国及其盟友凭借自身军事和经济优势，追求在世界大洋（包括北极）的领导权，最大程度地占有世界大洋资源和空间，建立了世界海洋秩序霸权体系，引导一些国家限制俄罗斯获取世界大洋资源的机会和通往战略交通线的出海口。^[1]俄罗斯专家古杰夫（Гудев И.）指出，因为俄罗斯和美国都是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国家利益的世界大国，所以在公海和专属经济区的航行和飞行自由权对两国同等重要。^[2]

按照当前的国家实力对比格局，自由平等的世界海洋秩序而非霸权体系更加有利于俄罗斯平等地进入世界大洋和争取发展机会。因此，俄罗斯格外强调机会“平等”和“自由”，反对海洋霸权和歧视，将“平等自由开发利用世界大洋资源和空间的世界秩序”作为“保护和实现国家全球海洋利益”的一部分。

[1]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Осн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области военно-мор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30 года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20 июля 2017 года №327).

[2] Гудев И. Уроки эсминца DONALD COOK //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16. №4 // URL: <https://globalaffairs.ru/articles/uroki-esmincza-donald-cook/>.

（二）经略观：构建“整体化双层海洋潜力”

为维护世界大洋中的国家利益，具备相应的海洋潜力是国家的客观需要。^[1]在1997年正式“重返世界大洋”之前，俄罗斯政界、学界及媒体界曾就海洋经略方法论开展广泛讨论和论证^[2]，最终形成了“双层海洋潜力”和“整体化”的海洋经略方法论。

1. 海洋潜力是国家海洋经略物质性和思想性双层能力的总和

作为俄罗斯海洋文件中反复提到的核心概念，“海洋潜力”（Морской потенциал）是指用于落实国家海洋政策、实现国家海洋权益的力量和手段的总和及其运用能力。^[3]其本质是国家与海洋自然环境发生关系的物质性和思想性能力，是国家力量的重要构成部分。这一概念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层面是具象物质层面，指落实国家海洋政策的国家和社会的资源、力量和手段总和，是客观物质支撑条件，如同“硬件”，属于物质性力量；而第二层面则是抽象能力层面，即如何运用这些客观物质条件实现国家海洋政策目标，体现了国家经略海洋的掌控能力和思维能力，如同“软件”，属于思想性力量。两个层面的能力共同构成了国家开发利用世界大洋以及维护国家海洋利益的“海洋潜力”。

2. 整体化海洋经略思想包含整体化、集中化和差异化三个方面

叶利钦执政后期重启海洋事业时，奠定了“整体化海洋经略思想”。它超越了按照军事或者经济属性分别评估国家海洋力量和海洋地位的思路，将国家在政治、军事、社会、经济以及科研和文化等海洋活动多领域的力量融为一体，并提高海洋潜力各构成部分之间的协作程度，以形成整体化

[1] Основы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области военно-мор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10 года (Утверждена указом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4 марта 2000 года).

[2] *Московенко М.В.* Как Россия вернулась в Мировой океан, Из истори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и разработк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мор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в XXI веке // URL: https://nvo.ng.ru/realty/2019-06-21/12_1049_ocean.html, 21.06.2019.

[3] Морская доктрин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0 года (утв.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Ф от 27 июля 2001 года).

海洋潜力。整体化海洋潜力是一种综合性能力，不仅能够巩固国防实力，而且可以确保社会经济和科学研究的高效发展，是保障国家安全、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最重要条件之一。^[1]

整体化海洋经略思想包含三个方面观念：一是“海洋活动要有整体观”，将各种海洋活动主体的力量、资源、手段、条件以及基础设施等进行整体协调，明确目标和任务，加强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使之成为一个整体；二是“集中专项规划”观念，对所有研究、开发和利用海洋的活动进行专项规划，实现跨领域跨部门跨地区海洋经略；三是差异化观念，在统一集中和专项规划的同时，也要考虑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要根据具体海域和国家任务紧迫程度保持差异化”，通过确立优先方向来突出重点海洋活动领域和优先区域方位。^[2]

通过“海洋潜力”这一概念，俄罗斯将国家海洋资源、力量、基础设施等客观物质条件以及对它们的抽象运用能力两层内涵融合在一起，并包含了所有海洋活动类型。这种具有综合性和整体性的“海洋潜力”成为俄罗斯落实和保护世界大洋中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以及俄罗斯海洋战略观中的主要思维（见图2）。

（三）维度偏好：应对海洋安全威胁的危机意识逐渐超越发展诉求

俄罗斯海洋战略观清晰地认识到，世界大洋不仅是经济活动最有前景的领域，也是地缘政治中最重要的因素，是难以避免竞争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区域。^[3]这就要求国家在借助海洋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要应对海洋主权与安全威胁。随着来自海洋方向的安全威胁越来越紧迫以及危机和

[1] Основы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области военно-мор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10 года (Утверждена указом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4 марта 2000 года).

[2] Морская доктрин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30 года (утв.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Ф от 26 июля 2015 года).

[3] О федеральной целевой программе «Мировой океан»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17 января 1997 года №11).

对抗意识超越发展诉求，俄罗斯海洋经略的核心维度平衡逐步被打破。

上世纪末期，面对国内严峻的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和海洋资源争夺愈演愈烈的国际环境，叶利钦政府已经意识到海洋对于国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在重启海洋事业、构建海洋经略方法论时，明确要求首先研究解决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关的问题，如海上交通线、贸易平等性、世界大洋自然研究、生物资源和矿产资源利用以及海洋人文问题等，传达出“通过海洋促进国家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希望借助海洋融入区域发展、激活国内外贸易流动，进而系统性带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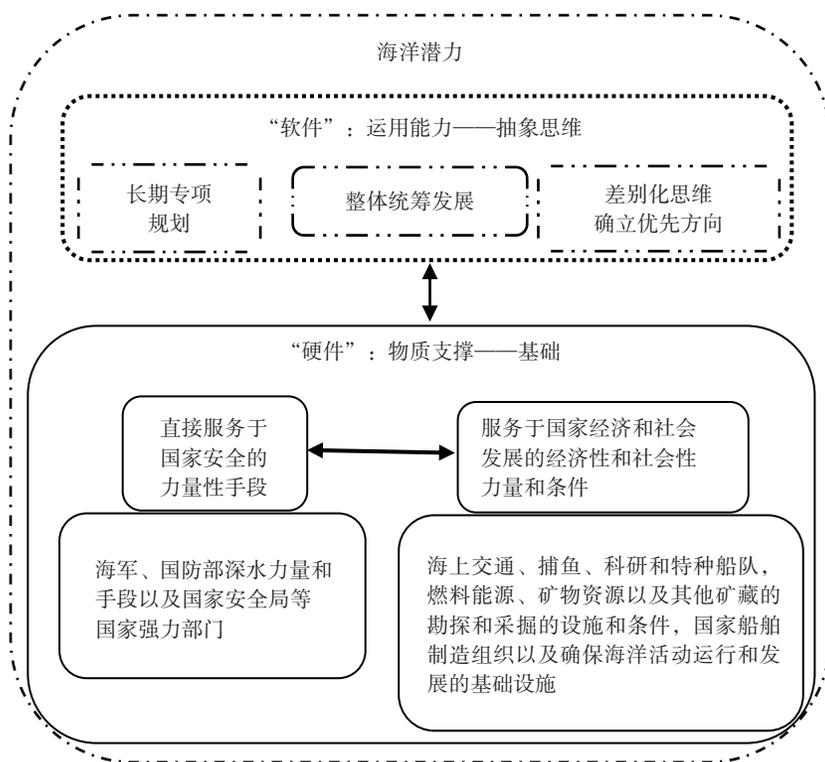


图2 整体化海洋潜力的双层内涵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然而随着地缘安全态势恶化，“变化了的国际环境和世界形势”推动整个海洋战略观将“应对日益紧张的海上冲突”作为紧迫任务。2014年克里米

亚危机之后，由于与西方关系紧张，俄罗斯对于“来自海洋方向威胁”的危机意识越来越强烈并全面传达到海洋活动各个领域，进而将海洋军事现代化作为重中之重，更加强调海军在保护国家边界、应对“来自海洋方向威胁”方面极其重要的作用。^[1]“全面应对来自海洋方向的安全威胁”逐渐超越发展诉求，成为海洋经略的基调，并进一步推动俄罗斯安全观趋向保守。^[2]

俄罗斯海洋战略观中“来自海洋方向的安全威胁”由近及远、由急到缓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可能出现的直接军事威胁。一些国家在俄罗斯临近海域部署海基高精度战略非核武器系统和海基反导系统，在俄罗斯生死攸关区域构建使用军事力量的条件甚至违反联合国章程和其他国际法规定使用武力，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二是在世界大洋中受到的安全威胁。一些国家，首先是美国及其盟友追求在世界大洋（包括北极）的领导权以及海军实力的压倒性优势，一些国家向俄罗斯提出滨海区域和毗连水域的领土诉求，具有较强海洋战斗能力和军事实力的国家数量不断增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导弹技术不断扩散；三是在世界大洋战略要区可能出现的潜在冲突风险。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的不稳定形势，中东和近东地区的冲突，南亚和非洲存在的负面安全进程，以及世界大洋区域现有和新出现的国家间冲突进一步加剧的可能性，一些国家在近东、北极和里海海域加紧争夺碳氢化合物，一些国家可能对阻碍俄罗斯在世界大洋开展经济和科研活动提供协助等，这些都需要俄罗斯保持长期或周期性海洋军事存在。^[3]

2022年的新版《海洋学说》吸纳和延续了2015年版本对国际形势危

[1] Staalesen A., “Russia starts construction of two more nuclear-powered super subs,” The Barents Observer, July 21, 2020, <https://thebarentsobserver.com/en/2020/07/russia-starts-construction-two-more-nuclear-powered-super-subs>.

[2] 张建：《后疫情时代国家安全观的嬗变》，载《和平与发展》2021年第1期，第57—78页。

[3]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Осн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области военно-мор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30 года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20 июля 2017 года №327).

机和威胁的判断，并明确了一个论断，即武力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不会降低。因此，该版《海洋学说》增加了两个之前没有的主题——“动员训练与动员筹备”和“使用国家海洋政策工具保护俄罗斯联邦在世界大洋中的国家利益的程序”，为国家进行战争动员及使用武力应对危机和威胁提供了指导性原则，明确了在不同利益攸关区域使用武力的原则及确保在战时风险背景下调用民用船只完成军事行动任务的条件。^[1]从2022年俄罗斯海洋战略观的新变化可以看到，寻求使用武力捍卫国家利益成为面临安全威胁背景下的条件反射^[2]，并为此进一步创造了相应的法律基础和动员条件。

二、俄罗斯海洋战略观影响下的行为偏好

在“重返世界大洋”海洋战略观的影响下，俄罗斯积极在世界大洋开展各类海洋活动，全面争取海洋利益。在以“全球海洋利益观”“整体化海洋经略观”“应对海洋安全威胁的危机意识逐渐超越发展诉求”为核心内涵的海洋战略观影响下，俄罗斯海洋实践活动呈现以下行为偏好特点：一是俄罗斯在世界大洋中的地位主要以海洋军事潜力为代表，“巩固海洋强国地位”仍以发展海洋军事力量和增强海洋军事存在为核心诉求；二是海洋经济不仅难以达到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预期成效，而且易受地缘政治对抗影响，仍然是国家空间发展战略的薄弱点。

（一）以海洋军事力量为核心巩固海洋强国地位

在俄罗斯海洋战略观中，海洋军事潜力对于国家具有根本性和战略性意义，“强大的现代化海军”构成了“海洋强国”概念的核心部分，是实现“强

[1] Морская доктрин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тв. указом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31 июля 2022 года №512).

[2] 张建：《俄罗斯国际观的新变化及其特点、原因和影响分析》，载《国际观察》2017年第1期，第114—129页。

国”目标的核心支撑力量之一。因此，“传承海洋强国地位”的口号主要出现在发展军事力量和军事技术的语境之下。

在构建“整体化海洋潜力”海洋战略观的指导下，俄罗斯海洋军事活动的主要职能在于保护其免受来自海洋方向的安全威胁和维护在世界大洋中的国家利益，并使海军成为俄罗斯对外政治活动的主要工具之一。^[1]俄罗斯海洋军事战略和海洋力量的发展主要受《俄罗斯联邦海洋军事活动国家政策基本原则》集中指导，海军的发展方向包含维持战略核打击力量、确保快速部署能力、实施远洋作战以及濒海防御等四个方面^[2]，以维持世界大洋中的战略稳定和国际秩序，为国家利用世界大洋的空间和资源创造有利条件。

积极进行海军装备现代化改造是俄罗斯近些年海洋军事力量建设的突出特点。为完成国家安全战略和海洋战略中的任务以及应对国际形势变化，俄罗斯海军加快了海洋军事装备体系建设和技术转化，自2014年以来新交付现代化舰艇达30余艘（当前俄罗斯海军的主要力量构成见表1）。^[3]

基于传统军事合作关系，与亚太地区国家开展海洋军事合作和技术合作成为俄罗斯巩固海洋强国地位的重要路径。根据新版《海洋学说》，太平洋地区在俄罗斯海洋战略优先海域方向中上升为第二位，超越大西洋，仅次于北极。这缘于俄罗斯在大西洋海域受到的牵制、美国“印太战略”及日本对南千岛群岛（日方称“北方四岛”）的领土申索等国际因素。太平洋舰队在俄罗斯海洋力量部署中占有特殊地位，除从装备和指挥控制层

[1]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Осн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области военно-мор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30 года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20 июля 2017 года №327).

[2] 贾易飞：《多维度构建——俄罗斯海军战略评析》，载《俄罗斯学刊》2020年第4期，第22—41页。

[3] Шкробгак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военно-морских сил странчерномор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 URL: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columns/military-and-security/perspektivy-modernizatsii-voenno-morskikh-sil-stran-chernomorskogo-regiona/?sphrase_id=97812278, 06.07.2020.

表1 俄罗斯海军四大舰队及里海分舰队的主要力量构成
(截至2023年3月17日, 单位: 艘)

主要力量构成	波罗的海舰队	黑海舰队	北方舰队	太平洋舰队	里海分舰队	总计
水下力量						
弹道导弹核潜艇	-	-	9	5	-	14
巡航导弹核潜艇	-	-	5	6	-	11
多用途核潜艇	-	-	12	4	-	16
特种核潜艇	-	-	10	-	-	10
特种柴油动力潜艇	-	-	1	-	-	1
柴油动力潜艇	1	7	6	10	-	24
主要水面力量						
重型航母巡洋舰	-	-	1	-	-	1
重型核动力 导弹巡洋舰	-	-	2	-	-	2
导弹巡洋舰	-	-	1	1	-	2
大型反潜舰艇	-	-	5	4	-	9
重型护卫舰	-	-	2	-	-	2
驱逐舰	1	-	1	2	-	4
轻型护卫舰	4	-	-	4	-	8
护卫舰	2	5	-	-	2	9
巡逻舰	-	4	-	-	-	4
小型反潜舰艇	6	6	6	8	-	26
小型导弹舰艇	10	6	1	3	3	23
导弹艇	6	4	-	11	1	22

资料来源: 俄罗斯联邦船舶信息网 (russianships.info)。

面提高太平洋舰队的作战能力外，加快亚太地区非联盟式友好伙伴关系体系建设是俄罗斯海洋战略观在现实层面的重要实践。特别是自2014年起，越南开始为俄罗斯舰只进入金兰湾提供简化程序，并与俄罗斯合作建设维护和维修636.1型“基洛”级潜艇的技术基地^[1]，这对于俄罗斯在整个太平洋和印度洋扩大稳定存在和完成更多战略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俄罗斯海洋战略观追求实现和维护“在整个世界大洋中的国家利益”，使其正在回归所谓的“支点”构想^[2]，即在海外战略性海域设立物资技术保障点。2019年俄罗斯续租叙利亚塔尔图斯港49年，2021年积极力争在苏丹建设海军基地，以及与越南、古巴、委内瑞拉、埃及、塞浦路斯等国政府磋商恢复海洋军事合作，均体现了俄罗斯在“重返世界大洋”海洋战略观影响下扩大全球海洋军事存在的国际战略趋向。

与此同时，俄罗斯“整体化海洋经略”思路在现实形势下也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国家经济维度对军事政治的支撑有限；另一方面，军区和海军总司令部的双重管理体制导致海洋力量指挥控制系统效率低下问题愈加严重，解决这一问题越来越刻不容缓，需要缩短决策链，实现更加专业的指挥控制，更加有效地完成海军面临的任务。^[3]

（二）海洋经济视角仍是国家空间发展的薄弱点

尽管俄罗斯海洋战略观意识到了海洋经济对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带动作用和对海洋军事力量的基础性保障作用，海洋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俄罗斯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经济和社会属性时，仍深受政治军事对抗观念的影响，导致海洋经济活动的发展和对外合作受到地缘政治对抗

[1] *Курылев К.П., Никулин М.А., Пархитко Н.П., Станис Д.В.* Военно-морская сила России на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 Юго-Восточная Азия: 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развития. 2019. №4.

[2] *Курылев К.П., Пархитко Н.П., Никулин М.А.* Военно-морская сила России в Черноморском и Средиземноморском регионах //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20. №1.

[3] Эксперты указали на преимущества переподчинения четырех флотов ВМФ России // URL: <https://vz.ru/news/2023/4/24/1208890.html>, 24.07.2023.

的严重干扰。

俄罗斯已经分别于2010年和2019年发布了两版《俄罗斯联邦海洋活动发展战略》，规划海洋经济活动以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并指出海洋经济活动的优先方向包括海洋矿产和能源资源开发、造船业、捕鱼业和养殖加工工业、海洋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海洋生态保护，以及发展用于保障海洋经济活动安全的海洋军事力量、科研活动和法律规范等。同时，俄罗斯就海洋经济各重点领域发布了多项专项发展战略，如《海洋交通发展战略》、5份渔业发展战略、2份造船业发展战略，以及南北极经济发展的专项战略等。^[1]

在诸多海洋经济发展战略指导下，俄罗斯海洋经济呈现了一定的积极态势。俄罗斯超过60%的进出口业务由海运保障；1994—2019年港口货物流转量增加了6.8倍，超过了8.4亿吨（约为全球的3.6%）；造船业现代化改造进展顺利，占据了世界20%的军舰订单^[2]；形成了新罗西斯克、乌斯季卢加、圣彼得堡、东方港和普里莫尔斯克五大港口以及海洋综合体（含

[1] 2012年《海港基础设施建设战略》(Стратегия развития морской портов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РФ), 2008年“提高渔业综合体使用效率和发展资源潜力”联邦专项规划(ФЦП «Повышение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и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и развитие ресурсного потенциала рыб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2009年和2019年渔业综合体发展战略(Стратегия развития рыб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РФ), 2014年和2020年渔业综合体国家规划(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программы «Развитие рыб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2007年和2019年《俄罗斯联邦造船业发展战略》(Стратегия развития судостроитель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2008年和2020年《北极国家政策基本原则》(Основ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РФ в Арктике), 2013年和2020年《北极地区发展和国家安全保障战略》(Стратегия развития Арктической зоны России и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2014年《北极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国家规划》(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программа РФ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Арктической зоны РФ»), 2010年和2021年南极活动发展战略(Стратегия развити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РФ в Антарктике)。

[2] Дружинин А.Г. «Морская составляющая» стратеги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ключевые категории и аспекты // Россия: тенденци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вития. 2020. №2.

贸易、运输、资源开采、造船、捕鱼、技术开发等）、港口腹地集群和基础设施服务三大海洋产业。^[1]

然而，俄罗斯海洋经济发展的实践成果并不尽如人意，未达到所预期的“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效。根据相关统计，俄罗斯海洋经济活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依然有限，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 1%，其中海洋运输约占 0.4%，渔业占 0.2%，碳氢化合物开采占 0.3%。

出现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俄罗斯专家德鲁日宁（Дружинин А.Г.）认为其重要因素之一是“地缘带来的损失”。以海洋运输为例，俄罗斯几乎 40% 的外贸海运需要由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乌克兰的出海口提供服务，这种转运服务可给这些国家带来超过其国内产值 30% 的收入，而俄罗斯则每年损失高达 20 亿美元。^[2] 这种“地缘损失”观念深刻影响了俄罗斯看待周边出海口国家的心态以及与它们的关系，也造成了俄罗斯发展国际物流交通和推动国际战略时的偏好。

俄罗斯沿海地区尚未形成突出的“沿海经济带”，未能成为带动内陆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其经济体系仍需在国家政策扶持下增强对地缘政治动荡的抵抗力。海洋地缘不仅影响了俄罗斯对外开展海洋经济合作的心态，而且易使沿海地区成为俄罗斯与西方地缘政治对抗的前沿，反而使得海洋经济的地位更加脆弱。例如，海底天然气管道运输是俄罗斯海洋经济活动最重要的方面之一，经波罗的海海底至德国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因陷入多方博弈之中而被炸毁，严重影响了俄罗斯与欧洲国家的海洋经济合作和自身海洋经济发展。

尽管俄罗斯意识到“海洋活动和海洋潜力是 21 世纪俄罗斯解决社会经

[1] Дружинин А.Г. «Морской фактор»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е (взгляд географа-обществоведа) // Научная мысль Кавказа. 2016. №2.

[2] Дружинин А.Г., Лачининский С.С. Россия в мировом океане: ге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и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нтересы, масштаб и форматы «присутствия» // Известия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2019. №6.

济发展问题的关键要素”^[1]，并尝试诉诸于海洋空间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系统性危机，但尚未系统性、大规模地将“海洋维度”和“海洋视角”纳入国家空间发展战略，其各海域之间的海洋实践活动仍需要提高统筹和协作水平，并在后疫情时代将海洋活动以适当方式纳入国家空间发展战略的后续版本。^[2]

三、俄罗斯海洋战略观中的观念约束

与其他世界大国相比，当代俄罗斯海洋战略观中同时存在看似矛盾的“海洋自由”与“海洋管控”、“海洋对抗”与“海洋合作”、“传统帝国思维”与“反对霸权”等“二元对立”，观念约束比较明显，突出表现为海洋经略目标与手段失衡、经略维度中安全与发展失衡、经略观念中历史情怀与现实利益难以和解。

（一）目标与实力失衡：巩固海洋强国地位的诉求仍缺乏实际手段

尽管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和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等大战略理论家都强调大战略的目标和手段应一致，但现实中国家的战略决策者们并不总是遵循这一点，往往出现国家经济实力与对外战略目标的不平衡。^[3]当代俄罗斯海洋战略观对国家海洋地位的认识偏离现实情况，所传达出的战略抱负与国家实际能力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俄罗斯多位专家指出，尽管许多海洋文件和国家领导人都经常表示“俄罗斯是海洋强国”，但这与现实并不完全相符^[4]；对于“海洋强国”身份，俄罗斯现在只是保留了地

[1] Морская доктрин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тв. указом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31 июля 2022 года №512).

[2] Дружинин А.Г. «Морская составляющая» стратеги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ключевые категории и аспекты // Россия: тенденци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вития. 2020. №2.

[3] [美]理查德·罗斯克兰斯、阿瑟·斯坦编：《大战略的国内基础》，刘东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4] Бродунов А.Н.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экономики военно-морск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 Вооружение и экономика. 2009. №3. С. 90.

理层面的，而失去了政治、经济和军事意义上的^[1]；“俄罗斯属于海洋强国”的认知只是基于“荣耀的海洋历史、残余的战略力量和海洋地理要素”，而非基于政治和经济层面。^[2]

这导致俄罗斯海洋战略观所设定的目标脱离实际，现实性有限。尽管俄罗斯在国家层面对海洋经济开发做了系统性设计和安排，但并未得到完全落实。^[3]俄罗斯前海军总司令库洛耶多夫（Куроедов В.И.）认为，实际上俄罗斯政府、总统办公厅以及议会中仍然没有专门机构负责落实海洋政策，《海洋学说》中确立的基本海洋观念至今仍未成为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特别是在外交方面。^[4]俄罗斯巩固海洋强国地位、维护世界大洋中国家利益的目标和诉求仍缺乏全方位的实力支撑和可推动落地的实际手段。

（二）安全与发展维度失衡：陷入安全悖论

在海洋经略方法论方面，俄罗斯试图有意识地以整体化、系统性、长期性的思维指导海洋事业的展开和推进，但没有解决海洋经济诉求和军政安全诉求的平衡问题。在与西方的政治军事对抗逐步增强的背景下，海洋经济发展诉求让位于军事政治安全诉求，海洋经略陷入了“为趋于绝对安全而不断增加安全投入”^[5]的思维。事实也证明俄罗斯为海洋安全付出了巨大代价，其中即包括通过海洋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机遇。

如何振兴经济是当代俄罗斯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之一。虽然俄罗斯海洋战略观吸纳了现代海洋经济思想，意识到海洋空间是解决社会经济可持续

[1] Корзун В.А. Интересы России в Мировом Океане в новых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условиях. М.: Наука. 2005. С. 7.

[2] Богоявленский В.И., Козьменко С.Ю., Селин В.С. Мор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и и приоритеты развития Арктики. М.: Мурманск-Апатиты. 2012. С. 16.

[3] Путин попросит прокуратуру проверить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госимущества в портах // URL: <https://www.rbc.ru/economics/19/10/2021/616ede4e9a794776273a3301>, 19.10.2021.

[4] Куроедов В.И., Московенко М. О мор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 Морской Сборник. 2014. №12. С. 38.

[5] 张宇燕、冯维江：《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论纲》，载《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第140—162页。

发展问题、确保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1]，但相对于其他海洋大国，海洋经济在俄罗斯治国理政中所占的地位依旧非常脆弱。

“海洋”作为俄罗斯地缘战略和军事战略的一部分，与军事的联系一开始就远比与经济密切，这与西方海洋国家有着很大不同。因此，俄罗斯海洋战略观中军事政治安全诉求一直占据首位，海洋经济合作诉求受到严重制约，这导致俄罗斯难以通过海洋经济合作共识推进国际互信。这不仅对整个黑海地区正常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重大负面影响，而且危及波罗的海地区的俄欧合作，致使该地区的加里宁格勒州没有成为对外交流合作的前沿，而是成为了国家安全的前哨基地。^[2]

（三）传统“势力范围”思维：推动了与外部世界的利益博弈

当代俄罗斯海洋战略观中仍然保有传统的“势力范围”思维，视海洋为“难以避免竞争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区域”。^[3]国家的历史给当代俄罗斯留下了庞大的“海洋遗产”，这不仅是指广阔的海洋实体，还包括与之相关的大国权力与威望。俄罗斯极力维护自己来之不易的宝贵海洋空间及其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力，“重返世界大洋”海洋战略观中的全球利益视野和进取的传统“势力范围”思维进一步推动了俄罗斯与周边邻国以及西方海洋世界的利益交锋和冲突，造成了“海洋合作”与“海洋对抗”的二元矛盾对立。

由俄罗斯主要海洋军事学家撰文并于1999年编纂出版的《俄罗斯海洋军事思想：帝国舰队的心灵遗产》毫不避讳地将俄罗斯海洋军事思想形容

[1]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м планировани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28.06.2014 №172-ФЗ (ред. от 31.07.2020).

[2] *Тренин Д.* Уважай соседа своего. Что можно сделать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России и Балтии // URL: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comments/uvazhay-soseda-svoego-chto-mozhno-sdelat-v-otnosheniyakh-rossii-i-baltii/?sphrase_id=73081835, 25.01.2021.

[3] О федеральной целевой программе «Мировой океан»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17 января 1997 года №11).

为“帝国舰队的心灵遗产”。^[1]美国全球政治问题学者大卫·路易斯（David Lewis）认为，俄罗斯南翼迅速发展的海军力量和军事行动正在重新恢复“帝国版图”，通过与区域国家建立战略关系，俄罗斯海军在远离母港的地方维持长期存在。^[2]俄罗斯认为自己曾经的“帝国”影响力依旧具有现实基础，对于广阔世界大洋空间给国家带来的传统地缘政治和势力范围影响力仍保持着向往。因此，俄罗斯政界、学界和媒体界在形容当代俄罗斯海洋活动时总是突出“重返”与“回归”意味。

然而，俄罗斯这种恢复“帝国影响力”的构想容易激化其与周边国家及西方海洋世界的矛盾。特别是在西方不肯承认且不断蚕食俄罗斯的影响力时，俄罗斯更是无法实现“与过去和解”。^[3]历史问题与世界大洋现实问题相叠加，意味着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利益在时间和空间上出现了更加复杂的交织，不仅要求投入大量精力和资源来维持这种影响力，而且导致区域海洋经济合作诉求受到军事政治形势的严重影响。与西方海洋世界在世界大洋这一特殊空间的利益冲突和势力范围争夺，使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矛盾表现得更加尖锐。

四、俄罗斯海洋战略观对中俄海洋合作的影响

当代俄罗斯海洋利益观、经略观和核心维度偏好奠定了其开展对外海洋合作的观念约束和行为偏好，全面影响着中俄海洋合作的广度、深度以及中俄关系的基础和发展前景。虽然中俄海洋经略在目标和维度偏好上存在差异，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契合性。在两国关系稳定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

[1] Савинкин А.Е., Домнин И.В., Белов Ю.Т., Быков А.К. Военно-морская идея России: Духовное наследие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флота.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ий путь. 1999. С. 98.

[2] Lewis D., “Strategic Culture and Geography: Russia’s Southern Seas after Crimea,” Marshall Center, July 2019, No. 036.

[3] Стивен Коткин Путин возвращается к историческим корням // URL: <https://globalaffairs.ru/articles/vechnaya-geopolitika-rossii/>, 15.06.2016.

中俄海洋合作具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基于两国海洋利益观的各自独立取向，下面从认知、行动和愿景三个层面进一步探讨中俄海洋合作的理想状态，以在相互支持对方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发展长期和整体的共同利益，同时兼顾各自的利益和行为偏好，从根本上确保中俄海洋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一）认知：中国在俄罗斯海洋经略优先方向中的战略合作伙伴地位

对俄罗斯海洋战略观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中国在俄罗斯对外关系中的地位。在俄罗斯海洋战略观中，中国是俄罗斯在太平洋这一优先区域方向上的战略合作伙伴，中俄海洋合作是俄罗斯在世界大洋中实现国家海洋安全与发展利益的重要路径之一。

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是俄罗斯太平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1]太平洋方向对于俄罗斯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意义在于：一方面降低太平洋方向的国家安全威胁，确保战略稳定；另一方面通过与亚太国家发展海洋领域的互惠合作，激活各类海洋活动，带动远东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2]因此，作为俄罗斯海洋经略的优先区域，太平洋方向是俄罗斯重返世界大洋、强化在世界舞台地位的重要跳板，代表着国家战略利益的优先方向，其重要性正在不断上升。

这种认知为中俄海洋合作增添了增长点。俄罗斯经略太平洋地区的主要维度仍然是发展和安全，因此中俄海洋合作也主要集中于此。在发展层面，俄罗斯优先发展海洋基础设施、海洋运输、海洋油气资源开发、渔业、造船业以及生态旅游和康养等海洋活动领域，中国投资和中国市场是俄罗斯进一步融入活跃的亚太经济发展进程的重要机遇，双方具有广阔的合作

[1] Морская доктрин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30 года (утв.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Ф от 26 июля 2015 года); Морская доктрин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0 года (утв.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Ф от 27 июля 2001 года).

[2] Морская доктрин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тв. указом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31 июля 2022 года №512).

前景。在安全层面，俄方的重心在于发展太平洋舰队和联邦安全局力量、确保海运干线的安全运行、保护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海洋权益、增强海上安全防御能力，中俄海洋合作对于共同应对海洋方向威胁和挑战、发展两国关系具有重要积极意义。

中俄关系的稳定发展确保了两国陆地边境的和平安定，使两国能够更加集中精力应对来自海洋方向的威胁，这有助于保障两国的核心海洋利益。而中俄海洋合作又能够进一步提升两国维护海洋方向国家安全的能力，为维护两国边境地区的安全稳定以及发展海洋经济合作创造良好条件。

与此同时，俄罗斯海洋战略观中仍然存在束缚中俄海洋合作的成分。首先，保障边境地区安全稳定是俄罗斯经略太平洋地区的首要前提。俄罗斯太平洋地区与其欧洲地区存在着地理空间的疏离，进一步加强二者之间经济和基础设施连通、促进太平洋地区融入全国经济统一空间、增强其向国家中心地区的“内聚性”具有现实紧迫性。在此背景下，中俄海洋合作广度和深度仍然受到俄罗斯传统观念和行为偏好的制约。其次，在与中国开展战略协作的同时，俄罗斯也在积极地独立参与太平洋地区的国际海洋利益博弈。在俄罗斯海洋战略观中，发展与亚太国家的友好协作关系是俄罗斯经略太平洋的重要内容，保障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与发展需要与亚太国家的深度合作：在安全层面上，为在本区域增强海洋军事存在创造条件，并形成物资技术保障点，保障海军各舰队之间的联动；在经济层面上，借助于东盟、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通过增进海洋经济联系加强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通过以上举措，俄罗斯试图巩固在世界大洋范围内的经济和政治、军事影响力，通过海洋合作实现外交目标和国家利益，特别是安全利益。因此，俄罗斯独立参与国际海洋利益博弈与中俄海洋合作之间存在微妙的平衡关系，需要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求同存异。

（二）行动：从物质性和思想性两个层面合作提升海洋潜力

俄罗斯海洋战略观对于海洋经略手段和维度偏好的基本认知奠定了国

家开展对外海洋合作的观念约束和行为偏好，海洋战略观中的优先区域方向和优先海洋活动为行动上对接中俄海洋合作并进一步提升中俄海洋合作的成效提供了思路。根据俄罗斯海洋战略观，国家的海洋潜力分为物质性和思想性两个层面，因而提升中俄海洋合作潜力的实践同样可以从这两个层面着手。

在物质性层面，俄罗斯海洋经略的优先发展方向包括：一是海洋运输和海洋基础设施建设，其对于改善国家经济活动环境和促进国家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江海联运”等多种形式的“陆海联运”以及海洋管道运输可有力地提高沿海地区的综合竞争力；二是海洋资源开发和利用，既包括海洋传统油气资源，也包括海洋新能源及生物资源，其可巩固国家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并为相应出口活动提供支持；三是提升海洋科技潜力，海洋科学研究在俄罗斯海洋战略观中占有基础性地位，其中基础海洋学与应用海洋学、南北极研究、海洋资源和空间利用的政治经济法律问题以及海洋新技术研发等被赋予优先地位。^[1]这些优先方向以及其中的特殊关切为深化中俄海洋合作提供了具体的行动指引。中俄海洋合作可将俄罗斯海洋战略观中的物质性优先发展方向作为重点突破口，在海洋运输、海洋基础设施建设、海洋资源开发和利用以及海洋科技研究等多个方面进一步加快落实海洋经济和海洋科技合作议程。

在思想性层面，通过理念创新为中俄海洋合作创造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更多的实践机遇。一是基于海洋经略观和行为偏好维度中高度契合的成分，提出路径倡议。例如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提出就是俄罗斯海洋战略观中“促进北极社会经济发展”“建设北方海航道”等构想与中国参与北极治理、夯实“近北极国家”身份诉求相契合的创新成果。二是俄

[1] Морская доктрин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тв. указом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31 июля 2022 года №512).

罗斯海洋战略观所传达出的安全忧患意识与社会经济发展诉求之间的矛盾提示我们，中俄海洋合作可以从提高社会福祉和促进民心相通的领域着手，增加科研机构 and 民间组织等多元化主体的参与。例如海洋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海洋科学研究、海洋装备研发、海洋防灾减灾、海洋搜救和海况监测预报、海洋康养与旅游、海洋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另外，增强对脆弱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在恶劣条件下的航行与搜救能力，探索非传统安全领域和海洋人文领域的合作空间，有助于整体提升中俄海洋合作的潜力。

（三）愿景：共同维护世界大洋的和平稳定，促进平等互惠合作

普京认为，大海和大洋一直与人类文明联系在一起^[1]，各国都对世界大洋的和平稳定负有责任。这一点与我国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共通性。2019年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指出我们的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海洋的和平安宁关乎世界各国安危和利益，需要共同维护，倍加珍惜”。^[2]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海洋领域的呈现^[3]，推动世界海洋秩序走向和平、合作、和谐^[4]，是中国海洋观对于国际海洋秩序的理解。

在世界大洋这一相对开放的特殊公共空间，不同观念之间的碰撞和斗争异常尖锐，海上冲突风险犹在。阻止中俄利用海洋、限制中俄海洋技术

[1] Дебаты высокого уровня в Совбезе ООН по морск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 URL: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6352>, 09.08.2021.

[2] 《习近平集体会见出席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外方代表团团长》，新华网，2019年4月23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4/23/c1124404136.htm>。

[3] Ларин В.Л., Песцов С.К.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Китая как великой морской державы // Контурь глобальных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политика, экономика, право. 2020. №.3. С. 27.

[4] 《李克强在中希海洋合作论坛上的演讲》，中国政府网，2014年6月21日，http://www.gov.cn/guowuyuan/2014-06/21/content_2705486.htm。

发展是美国在 2020 年其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联合发布的《海上优势：整合全域海上力量制胜》中直接提出的战略任务^[1]，旨在维护当前有利于其施展军事优势和实施海洋霸权的海洋秩序。

当代俄罗斯在追求世界大洋范围内的国家利益时，虽仍保有传统的“势力范围”思维，但与历史上“争夺出海口”和“争夺海洋霸权”相比，当代俄罗斯海洋战略观的攻击性较低^[2]，更多是通过“要求平等自由”及反对海洋霸权和歧视等实现自身利益。2014 年俄罗斯瓦尔代辩论俱乐部发布的报告认为，这种观念使得俄罗斯的行为更接近于所谓的“软实力模型”，虽然距离完全实现这种构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3]

中俄作为两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应将良性互动的双边合作理念延伸至全球海洋治理合作中，将“构建和谐包容、合作互惠的发展前景”作为世界大洋经略的共同愿景，促进各方就全球海洋治理的主要议题开展合作，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共同维护世界大洋的和平稳定，促进平等互惠合作，共享海洋带来的发展机遇和社会福祉，以海洋为文明联系的纽带，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收稿日期：2023-04-03】

【修回日期：2023-05-06】

（责任编辑：李万胜）

[1] “Advantage at Sea: Prevailing with Integrated All-Domain Naval Power,” December 2020.

[2] “Russian Strategies in the Arctic: Avoiding a new Cold War,” Valdai Discussion Club Grantees Report, September 2014, p. 88.

[3] Ibid.